

艺术家·对话录 【第一辑】 Artist Dialogues

对话中的当代中国艺术史

王静/主编

徐冰·谭盾对话 鸟和当代艺术

黄笃·杨千对话 如何超越绘画

叶永青·赵野对话 远行和寂寞之道

任小林·栗宪庭对话 从“温柔乡”到“荒唐剧”

闫平·刘曼文对话 牡丹亭下女儿情

井士剑·黄河清对话 关于艺术的地域性哲思

尤劲东·殷双喜对话 艺术是一部个人的长征史诗

李路明·杨卫对话 被彩云卷走的那些日子

王宁德·丁心对话 我用成年人的方式表达

曹力·程健佐对话 生命的想象

艺术家·对话录 【第一辑】

Artist Dialogues

对话中的当代中国艺术史

王静/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艺术家·对话录: 对话中的当代中国艺术史 / 王静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80225-797-9

I. 艺… II. 王… III. 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8568号

艺术家·对话录: 对话中的当代中国艺术史

王静主编

责任编辑: 李曼 姚冬霞 孔庆美

责任印制: 杨宏宇

封面设计: 杨美妮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一版 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97-9

定 价: 39.8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聚焦与时代潮流竞逐的艺术品格

“东方艺术书系”并不热衷给无数读者铺陈那些傲人的成交记录,虽然在当代世界艺术的舞台上,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创造出了足以令全世界财富界惊叹的商业数据,但那些并不是艺术的重点,并不是艺术得以深入人心、得以影响我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艺术的力量是什么?

这里涉及的每一位视觉艺术领域的杰出艺术家、艺术新秀、资深学者……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股同样的力量——对艺术的执著、坚守和热爱,虽然现实世界中已越来越容纳不下理想主义的存在,也恰恰因为如此,那些富有创造力的精英艺术家的脑力风暴才弥足珍贵。选择艺术作为职业,常常意味着要选择清苦与孤寂为伴,然而他们仍旧坚守,正是艺术的无边魔力使然,艺术的创造时常能在漫不经心处,给我们提点出一种巧妙的人生智慧,跳出惯性思维之外,发现看待世界的一种全新角度,把平淡的生活变得熠熠生辉。从事艺术的工作是幸福的,因为思维的自由能够产生更细腻的生存经验,值得细细品味。

当然,当代艺术仍然面临被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中,美术教育一直被忽视,当代美术的脉络并不具备良好的延续性。然而,当我们看到诸如北京798、草场地等艺术区,迎来越来越多的大众观众的参观和互动,至少让无数从事当代艺术相关工作的人们看到了纯艺术正在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得到来自生活的真诚回应。

系统的美术知识是确立标准、建立分析力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将视觉艺术的精神价值并置于社会文化的主线中,才是艺术创造生命力的体现。正是在这样

的标准统摄下,形成了“东方艺术书系”的“聚焦与时代潮流竞逐的艺术品格”的宗旨。

美术永远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小圈子,必须与社会和文化的现实相关照。

《东方艺术家》《艺术家·对话录》《青春纪》《一幅画的诞生》《跨界的视觉文化》等是“东方艺术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从大文化的角度着眼,虽不敢狂言篇篇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成果,却的确篇篇凝结文化精英们的真知灼见。

艺术丰富了城市多元化的色彩,也丰富了我们每个人观看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的个人记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

王静

2009年9月

序

本书辑录数位中国艺术家及名人的访谈及作品,包括徐冰、杨千、叶永青、任小林、闫平、刘曼文、井士剑、尤劲东、李路明、王宁德、曹力、程健佐……

我们一直以来都关注那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进和时代审美趣味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以及在艺术创作中彰显前卫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本书中的对话,是艺术家与不同领域人士的精彩谈话。他们的对话或激昂或恳切,或精辟或犀利,空泛、虚假的陈词滥调在他们的对话中不值一提。

我们希望通过对话的形式,为读者与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搭建起一个沟通和讨论的平台,关注边缘的艺术人生。每位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与成长环境的差异,使他们的艺术道路和作品的风格存有巨大的差别。而一个艺术家与另一个艺术家风格上的差异,恰恰是他们对个体经验的感悟和语言转化能力的体现。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是怎样的?艺术与经验、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读者或许能够在读完整本书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代艺术,有时也面临诸般尴尬。形式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是永远的话题;艺术家、策展人与炒家共存;理想与荒诞、虚无角逐。尖锐而犀利的对话直击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软肋,带我们亲临当代艺术的现场,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在选择对话的人物时,我们照顾了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往往“对话”的一方是当代视觉艺术领域的佼佼者,另一方则是从事泛艺术领域的相关行业的人士。他们身份的交叉与互异,成就了这些思想飞扬的对谈文字。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当代艺术领域的架上绘画、影像、新媒体等各个门类。艺术家以各自强大的观念,表达对社会深切的思考;以独有的敏感和卓越,将人性中倏忽而过的感受提点清晰。通过他们的对话,本书构架出一个现实的“视觉艺术生态”,并将思想的乐趣延伸。

目 录

CONTENTS

鸟和当代艺术 —— 徐冰·谭盾对话录	1
如何超越绘画 —— 黄笃·杨千对话录	19
远行和寂寞之道 —— 叶永青·赵野对话录	33
从“温柔乡”到“荒唐剧” —— 任小林·栗宪庭对话录	49
牡丹亭下女儿香 —— 闫平·刘曼文对话录	67
关于艺术的地域性哲思 —— 井士剑·黄河清对话录	81
艺术是一部个人的长征史诗 —— 尤劲东·殷双喜对话录	95
被彩云卷走的那些日子 —— 李路明·杨卫对话录	111
我用成年人的方式表达 —— 王宁德·丁心对话录	123
生命的想象 —— 曹力·程健佐对话录	137

鸟和当代艺术

—— 徐冰 · 谭盾对话录

文/潘晴



徐 冰

像所有成功的人一样，谭盾和徐冰都是大忙人，以至于在美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也不休息。所以当谭盾邀请我在圣诞夜去听他的一个小型彩排，我惊叹于他不息的工作热情。谭盾的家人已去了温暖的加州度假，而他却为了与张艺谋共同合作的大型歌剧《秦始皇》的音乐，独自留在寒冷的纽约作曲。“孤独，才能激发好的创作。”他调侃地说。当我走进音乐厅时，看见徐冰也在那里，若有所思地看着彩排，不时地和谭盾在谈着什么，我才知道徐冰原来也是不过圣诞节的。他和谭盾一样，都是一年中有大半年在世界各地跑，所以他们能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我觉得能够同时见到这两位虽在不同领域但都极富有创意的当代艺术家，机会难得，很想听听他们对于对方作品的想法，所以我坚持彩排后去咖啡馆坐坐。他们虽然时间有限，但因为过节，也愿意稍作休息，于是我们就近找了一家带有20世纪初巴黎装饰风格的小咖啡馆。映着窗外节日的灯火，我们随便聊了起来。

鸟语与鸟乐

潘晴（以下简称潘）：谭盾，听说您受了鸟的启发，为香港中乐团谱写了一个鸟的乐曲，能不能具体谈谈是怎么回事？

谭盾（以下简称谭）：因为当时正是禽流感闹得最凶的时候，大家都是谈起鸟就色变。其实，鸟是很可爱的。它们对人类文明史的演进有很多影响，曾经是诗人、艺





术家和音乐家的一面镜子，也对艺术家们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徐冰和我。我当时觉得我的“鸟乐”由香港中乐团演奏，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和团长阎慧昌先生对新的创作形式和理念非常支持，使得中国的民乐永远能够保持它的创造活力。于是我想与香港中乐团合作做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

徐冰（以下简称徐）：音乐的行为艺术？那很有意思啊，具体说说。

谭：鸟是很好的艺术家。（笑）我把25只不同种类的鸟挂在香港中乐团周围，让自然的音乐与人文的音乐对话。我先让乐师们听鸟叫，让他们感受这种来自于大自然的音乐。然后我再要求乐师们根据鸟鸣给予的启发弹奏他们的乐器。中国的一些民族乐器可以发出动听的动物之声，听起来和鸟声呼应自如。鸟对此很有反应，乐声一起就特别兴奋，发出不同的声音来，真是与乐器在对话。这种动物的语言和人的语言之间的对话很有趣。在开始排练之前，香港的动物保护协会来找我们，



要求先听听香港中乐团的各种器乐声，怕鸟听了会受惊或受到伤害。结果，演奏的效果是鸟听了民乐反而特别高兴，有说有唱，所以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士看到了也很满意，同意了这次人与鸟的行为艺术。为这个“鸟乐”，我特意编了很多在传统乐谱中没有的符号和记谱法来传达这种新的交流。另外，我的整个乐章都是用哑语来指挥的。

徐：哑语？这很有意思。但传统的指挥也不用语言，那么这 and 传统意义上的指挥有什么不同？

谭：鸟是即兴的，乐队的演奏也是即兴的。指挥的哑语可在力度、速度和声音及人与鸟的对话风格上进行有效的控制。

徐：民乐是否比西洋音乐更仿生，也就是更能模仿动物发出的声音？



谭：中国民乐的起源比西方音乐的起源要早很多，所以和我们的象形文字有相通之处。它们的确有很多是从模仿动物的声音发展而来的。其实鸟对于人类有很悠远的象征意义。以前我作了一个歌剧《马可波罗》，由两个并行的歌剧组成：一个歌剧是讲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的探险，另一个是讲人的灵魂从过去到未来的旅程。歌剧中的合唱主要表现了第三者眼中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其实是一个很宿命的题材。当时我和导演谈了两天，讨论这个合唱应当怎样处理。最后我突然想到，如果把所有的合唱队员做成鸟这个角色便能映射这个主题。因为鸟是在天空中飞翔的，它们俯视世界。鸟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同时也是永恒的象征，不受人为的年代限制。那个时候，那是十年前了，我就觉得以鸟来作为人类信息的载体很恰当。鸟对我的音乐的构思一直很有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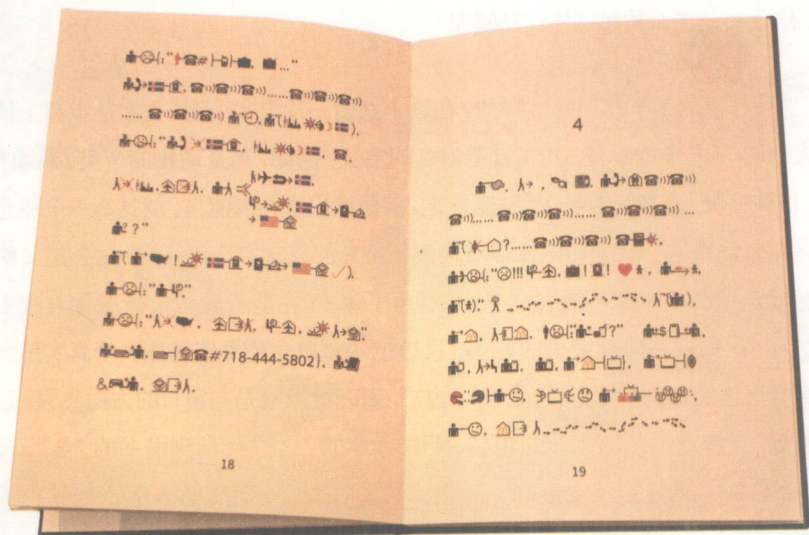
潘：能够询问艺术家们对自己作品的创作构思，真是研究当代艺术的人的一大优势。徐冰，您也做过一件关于鸟和文字的作品，非常美，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

象。您最初是怎么构思这件作品的呢？

徐：这件作品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在地上摆着一片汉字，这片文字是字典上摘选下来的对“鸟”字的解释，其实就是对鸟的定义。例如，鸟是动物的一类，温血、卵生，用肺呼吸，全身有羽毛，后肢能行走，前肢演化成为翼能飞。就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你会觉得这个概念和刚才谭盾谈到的对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定义给你的感觉是这鸟根本就不能飞。它把鸟解体了，把鸟完全看成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如同是试验室里的标本。我想把一个概念的鸟恢复成一个真实的鸟，一个有形体的鸟。这个展厅正好有个窗户，所以这群鸟是向窗口的方向飞去。这个“恢复”过程就是从简体字的“鸟”，到繁体字的“鳥”，然后到楷书的“鸟”，再到隶书的“鸟”，也就是汉代的“鸟”转化到篆书的“鸟”，那就更早了，最后就是象形文字的“鸟”。这些“鸟”五彩缤纷，所以灯光一打，里面好像发光似的，有点神话演义的感觉。所以，这件作品在我的作品里可能是属于视觉上最漂亮的了。你看它的质感，就好像是儿童的玩具。

谭：我看到徐冰的这件作品时是在日本的Mori博物馆。因为我是搞音乐的人，所以当我看到那件作品时，我就觉得它有乐声。但是这个乐声不是通过无线电来传播的，而是通过鸟本身的有机的渠道来传播的声音。我当时觉得鸟可以把人的理念和意识以一种有机的形式体现出来，那是非常棒的。在徐冰的作品里，我看到了飞翔的音乐和意念。这很浪漫，很感动人。所以当时在整个展场里那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徐冰的这件作品超越了中文的界限，每个国家的人看到了都会有感触。

徐：我的确也觉得这件作品有音乐感。为什么呢？因为文字发展的千年历史，有渐变的节奏，就有一种音乐的感觉。我做这件作品的初衷是想和Joseph Kosuth的作品有种对比。你们可能知道他的作品。Kosuth的代表作就是三把椅子：一把真实的椅子，一张椅子的照片和字典上对椅子的定义。他把它们并列摆在一块儿



做比较。这被认为是观念艺术的一个最经典的作品。那么我做这件作品，是要与 Kosuth 的那件作品有一个对话。只有咱们这个文化，才可以做这样的作品，才可以把观念的鸟和形象的鸟那么没有界限地混在一起。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而西方的文字是记录声音的。东方的语言记录的不是鸟的声音，而是鸟的痕迹。传说仓颉造字源于鸟兽的脚印。我对汉字的象形性越来越有兴趣，从这儿可以摸到我们文化中最本质的部分。

谭：我觉得我的“鸟乐”，和这件作品有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因为我的“鸟乐”是完全由国乐来演奏的，而这件作品用的都是汉字。国乐和西方乐器不一样。中国的音乐语言也和文字一样，经过了长期的进化和发展，所以和中国的文字有一脉相承之处。中国的国乐与自然、动物和天地有很紧密的联系。

当代性存在于模糊的边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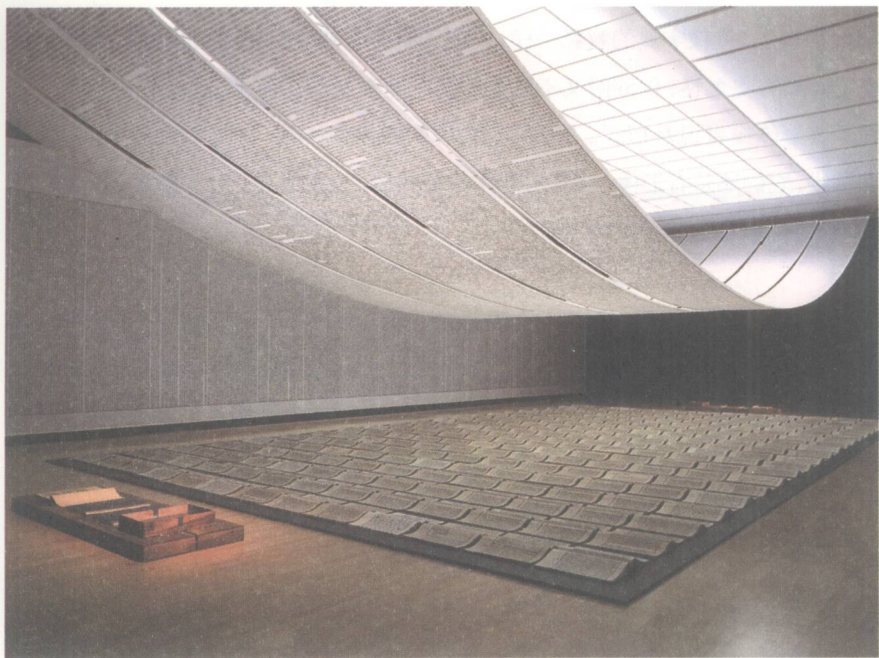
潘：我觉得你们两人的作品大有相似之处。当代的艺术作品都是很观念性的，在

很大程度上，就像字典的解释一样，类似于概念游戏。但你们俩的作品，虽然都具备了很强的观念性，但同时又不只是停留在纯观念的层面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形体或者说是形式。是否可以说你们所作的作品，不论是什么样的观念蕴藏其中，它们还是有形体，并具有形体的美感的，也就是说，对于形式还是有一定的考虑的。我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谭：我想你问这个问题，一定是从20世纪中期，所谓的写实和非写实的讨论来问的。你们艺术家讨论的是写实和非写实，我们音乐家讨论的是有旋律和无旋律。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搞音乐时已经不再考虑写实和抽象、有调和无调、旋律和非旋律的问题了。相反，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寻找一种介乎于写实和非写实、有调和无调，有旋律和无旋律之间的音乐结构。我觉得视觉艺术家好像也在实践这个东西，但是大部分音乐理论家还是以传统的评价标准来看待当代作品，例如这个音乐是否有清楚的旋律。所以在我的“鸟乐”里，鸟是无调的，这件作品体现了有调和无调的空间。新生儿的语言也是一样，是无调的，而是我们在他们的成长中教给他人类的旋律。所以我觉得鸟的声音和人类最初的语言更相似。现在说完全写实或完全抽象都是非常片面的了。

潘：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抽象和写实的问题。因为有些当代艺术作品不需要用形体来作为载体，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观念。比如，整个钢琴演奏会，钢琴家仅仅坐在琴前，而不弹奏，那么这个想法自身就是一件观念性的作品。它完全没有声音，连有调和无调之间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的作品都早已经超越了有调和无调、抽象和写实的边界，但是你们还是赋予它们形式。谭盾的“鸟乐”是有声音的，是有伴奏的，还有指挥。这就是我说的有形式。徐冰的作品有形式，有灯光，很美。那么这和完全观念性的，如同字典解释般的作品很不一样。

徐：我觉得刚才讨论的差不多就已经点到关键了。实际上不论是纯观念的也好，纯抽象的也好，都是保守的。任何带有观念或者是说得清楚的东西，其实都是陈旧



的。今天听谭盾的音乐，你就觉得说不出它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作品才是有意思的。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说，我几乎从来不考虑材料或艺术类型。我相信你只要去做，你的作品自然就会产生贯穿它们的线索，这个线索是你想遗弃它都不可能的。所以风格类型的问题你根本不用去考虑，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思维。我觉得好的艺术家都是思想型的人。

动物给予我们的启示

徐：音乐是一种语言，是语言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代表。而有机的自然的东西是原始的，非人为的，没有被“文化”过的。所以音乐和鸟的对话，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对话。在这个碰撞过程中，会产生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在我的作品中，别人总是问：你这个《天书》和那件猪的作品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一般人看作品喜欢